

散文中的哲学思想与文学价值

冷本扎西

陇东学院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DOI:10.12238/pe.v3i5.16577

[摘要] 在文学天地中,散文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不仅是文字的堆砌,更是情感与思想的交融,是作者将内在世界的纷繁体验与外在对客观现实的洞察凝练笔端的艺术形式。相较其他文类,散文形式上的自由与内涵上的凝练,构筑了最为贴近个体心灵本真状态的表达场域。哲学玄思不必依赖严密的逻辑体系,文学的审美也无需屈从于固定的形式枷锁,思想与诗意得以在看似随性的笔触中自然生长,水乳交融。本研究全面阐述了散文的基本特征与表现形态,并进行了文学价值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散文中的存在之思、处世之道等哲学探问并非抽象说教,而通过其语言的艺术魅力、文体的自由特性得以生动呈现,二者共生互动,提升了散文的思想深度与审美价值。

[关键词] 哲学思想; 文学价值; 情感抒发

中图分类号: D296.1 **文献标识码:** A

Philosophical Thoughts and Literary Value in Prose

Klu-bum bkra-shis

College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Culture, Longdong University, Qingyang City, Gansu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In the literary world, prose, as a unique genre, holds an irreplaceable position. It is not only a pile of words, but also a fusion of emotions and thoughts. It is an artistic form in which the author condenses the complex experiences of the inner world and the external insights into objective reality. Compared to other genres of literature, prose's freedom in form and concision in connotation construct the expression field that is closest to the true state of the individual's soul. Philosophical insights do not need to rely on a rigorous logical system, and literary aesthetics do not need to succumb to fixed formal constraints. Ideas and poetry can naturally grow and blend in seemingly casual strokes. This study comprehensively expound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s of expression of prose, and conducts a literary value analysi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philosophical exploration of existence and the way of life in prose is not abstract preaching, but is vividly presented through the artistic charm of its language and the freedom of its style. The two coexist and interact, enhancing the depth of thought and aesthetic value of prose.

[Key words] philosophical thought; Literary value; Emotional expression

文学领域散文学术探讨已形成丰富传统,早期研究主要聚焦文体流变、风格鉴赏、抒情叙事技巧,奠定了其艺术价值认知的基础。近年来,随着跨学科视野融入,文化、生态、性别等视角为散文研究注入了新活力,在哲学与文学的交叉地带,系统性研究仍显不足。现有成果对思想内容的抽离式归纳,未能深入剖析哲学思辨如何通过散文特有的文学机制得以具身化表达;或仅止步于语言美感与形式自由的艺术分析,忽视了思想深度正是其文学价值升华的核心动力^[1]。“文”与“思”的割裂,遮蔽了散文作为有机审美整体的独特魅力。因此,本研究借鉴现象学、存在主义、中国传统哲学等理论资源,旨在打破二元对立,深化对散文本质的理解。

1 散文基本特征与表现形态

散文的基本特征与表现形态根植于其文体本质上的“散”与“不散”的辩证统一。就其外在形态而言,散文展现出的包容性、自由度,让散文不受韵律、情节、固定程式的严格束缚,题材包罗万象,从宇宙人生之宏大到草木虫鱼之细微,皆可入文。形式上的“散”并非散漫无章,而以情感的自然流泻与思想的内在逻辑为脉络,形成“形散神聚”的文体结构。在表现形态上,散文可分为侧重议论与智慧的“闲话风”(如周作人、梁实秋)、侧重倾诉与内省的“独语体”(如鲁迅《野草》)、侧重叙事与描写的“纪实型”等多种范式。散文语言追求一种本色、精炼而又富于弹性和表现力的艺术境界,介于日常口语与诗性语言之

间,重在营造真诚、亲切的交流氛围。使得散文成为作家主体人格、情感体验、哲学思考最直接、最本真的投射,为其承载深刻的思想内涵提供了文体优势。

2 散文中的哲学思想内涵

2.1 存在之思:对生命、时间与死亡的终极叩问

散文中的“存在之思”体现为作家对生命本真、时间流逝等命题的深切叩问与诗性沉思。散文家将自身置于鲜活的生活现场,通过对个体生命经验一如一次日升月落、一场久别重逢、一件旧物触动的细腻描摹,瞬间触及存在的普遍性内核。在生命层面,散文会流露出对生命偶然与脆弱的惊叹、对存在意义的执着探寻,或在平凡日常中发掘并礼赞生命的坚韧与尊严。时间作为散文最佳的表现媒介,通过记忆与怀旧、对“此刻”的敏锐捕捉以及对未来渺茫的感喟,将抽象的时间化为可感的情绪与意象,揭示了人生在世的短暂性与时间不可逆转的悲剧性美感^[2]。对死亡的观照,构成此类思考的终极背景。散文中的死亡意识并非导向绝望,而是会促发对“向死而生”的领悟,从而完成对终极的叩问回归到现实生存意义的建构,展现出散文作为生活哲学的温度。

2.2 处世之道:个人与社会、自然关系的伦理审视

散文中的“处世之道”集中体现了作家对个人与社会、自然之伦理关系的审视与诗意调和。在面对社会维度时,散文展现出微妙的张力:一方面,记录着个体在宗法伦理、世俗规约与时代洪流中的疏离、困惑与挣扎,折射出对群体价值观的批判性反思;另一方面,它又常在平凡人伦与日常交往中,发掘并颂扬诚信、仁爱、同情等普世伦理价值,探寻既能保持精神独立又能与社会和谐共存的“中庸”智慧,如儒家“和而不同”理念的生活化实践。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散文超越了简单的景物描摹,展现出从“天人合一”到现代生态关怀的哲学演进。作家将自然视为可与之对话的生命共同体,或在山水田园中安顿身心、疗愈现代性焦虑,实现道家的“逍遥”境界;或通过一草一木的细致观察与敬畏,体悟宇宙生生不息、个体的渺小,从而引导出谦逊、节制、与万物共生的生态伦理观。这种内外兼修的处世哲学,使散文成为构建个体安身立命之基、寻求生命和谐状态的思想资源。

2.3 认识之维:对知识、真理与感知方式的哲学探析

散文中的“认识之维”超越了传统知识论抽象思辨,转而从鲜活生命体验出发,对知识来源、真理本质、感知世界的方式进行具身化的哲学探析。散文家会质疑纯粹理性与书本知识的权威性,强调“亲知”与“体认”的意义,即真理需通过个体的直接经验、情感浸润、直觉领悟方能抵达。他们忠实记录感官对世界的细腻感知,如风声、气味、光线的微妙变化,并在此现象学式的描述中揭示:感知并非被动接收,而是主动的、富有创造性的理解活动,是主体与世界相遇并构建意义的基础^[3]。由此,散文所肯定的知识,是融入生命体验、带有体温的“生命知识”;其所探寻的真理,亦非客观定理,而是与个人存在紧密相关的、关于生活本真的“启发性真理”。这种认识方式强调主客交融,赋

予直观、感悟、内省以认识论上的合法性,从而在逻辑实证之外,开辟了通过审美与情感来理解世界、安顿自我的诗意途径,丰富着人类认知的版图。

2.4 审美之悟:于日常与自然中发掘的生活美学与诗意栖居

散文中的“审美之悟”是将哲学思考沉淀为生活实践,主张于日常琐细与自然万象中主动践行一种生活美学,实现“诗意的栖居”。超越了传统艺术哲学对纯粹形式的欣赏,转而强调主体以审美的眼光观照现实,将最平凡的生活情境一如品茗、闲步、蒔花、忆旧一转化为富有意义的审美时刻。审美观照并非逃避现实,而是对生活本真价值的肯定。在与自然的关系上,散文家不仅描绘景物之美,更将自然视为涤荡心灵、启迪哲思的场域,通过“物我合一”的体验,达成精神的舒放与澄明。这种美学本质上是一种存在论的美学,它要求个体以从容、专注且富有创造性的态度投入生活,将外在环境与内心修养融为一体,从而在喧嚣的世界中构筑起内在的宁静与秩序,赋予平凡人生以审美的光辉和哲学的深度,回应了关于如何有意义地生存这一根本命题^[4]。

3 散文的文学价值分析

3.1 散文语言的艺术魅力与表现手法

散文语言文学价值体现为其“本体论”意义上的艺术魅力,并非思想的单纯载体,散文本身就是一种审美对象与哲学表达的文体。散文语言游走于诗性的凝练与口语的亲切之间,追求一种“清水出芙蓉”般的本色之美,以精准、含蓄且富有弹性的文字,构筑起既真实可感又意蕴深远的审美世界。在表现手法上,散文家善用白描与暗示,于平淡的叙述中蕴含深沉的情感张力;通过意象的营造(如朱自清的“背影”、余光中的“冷雨”)将抽象哲思具象化,成为沟通感性体验与理性思考的桥梁;散文节奏与语调则随情感的起伏而自然流转,形成独特的“文气”,直接叩击读者心扉。这种语言艺术核心在于“言近旨远”,拒绝了浮华的辞藻堆砌,而以节制、内敛甚至留有“空白”的方式,激发读者的想象与沉思,使语言传递着文本信息与情感。

3.2 情感抒发与人生哲理的融合

散文的至高文学价值是实现了情感抒发与人生哲理的水乳交融,二者并非简单叠加,而是在文本深处相互生发、彼此照亮。散文中的情感绝非廉价的煽情或无节制的宣泄,散文是经由岁月沉淀与理性反思后的“诗化情感”,其真挚与深度恰恰源于对普遍人生处境的洞察。当作家抒写一己之悲欢——如离愁别绪、睹物思人或即景感怀时,散文笔触总能超越个人际遇的局限,将这种具体的情感体验作为切入点,导向对生命无常、时间流逝、人际温暖等人类共同命运的哲理思辨。这种融合的艺术关键在于“即事明理”,作家将哲思自然渗透于对往事的追忆、对场景的描绘、对日常细节的品位之中,使理性内核包裹在感性的肌理之内,从而达到“润物细无声”的化境,从而实现了文学功能的升华。

3.3 文体自由与思想深度的互动

散文文体高度自由性与思想深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共生关

系。文体的自由并非散漫无章,为作者思想的即兴生发、多层次探索提供无拘无束的弹性空间,让作者能以摆脱严整理论框架的束缚,以贴近思维本真状态的“随笔”方式捕捉与呈现灵动的哲思。“形散”的特质允许作家在叙事、描写、议论、抒情之间自如切换,从微末的物象或事件切入,通过联想、类比与象征,自然地过渡到抽象而普遍的哲理层面。

3.4 散文的文学传统与现代性探索

散文文学传统与现代性探索深刻体现着散文文体在历史演进中的内在活力与适应性。散文根植深厚的古典传统,从先秦诸子的哲理思辨到唐宋八大家的文以载道,到晚明小品的性灵独抒,为散文积淀了重意境、讲气韵、尚简洁的美学原则与“观物取象”的思维方式。进入现代,散文并未与传统割裂,而在启蒙与救亡的语境下开启了现代性转型,核心是“人的发现”与“自我的觉醒”,主题转向对个体价值、内心世界、日常生活的关注,语言上也确立了以现代口语为基础的白话文体系。现代散文探索并非简单地抛弃传统,而是一种“创造性转化”,扬弃了古典散文的载道束缚与程式化表达,继承了其感悟人生、体察万物的精神内核与凝练含蓄的审美追求。面对当代社会的快速变迁与多元文化冲击,散文的现代性探索进一步深化,其在文体上更趋开放性,融合了随笔、评论、日记等多种元素;在思想内容上,散文积极回应着都市化、身份认同等议题,通过对个体经验愈发细腻、内省的书写,持续探索着在现代性困境中实现“诗意栖居”的新可能。这种赓续传统文脉回应着时代课题的自觉,让散文始终保持着蓬勃的生命力,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建构着自身的当代价值。

4 案例分析

4.1 梁实秋散文中的人生哲思

梁实秋散文将深邃的人生哲思寓于幽默闲适的笔调之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他深受中国古典文人传统与西方绅士文化的影响,善于从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场景。如下棋、理发、听戏、骂人等场景中敏锐地捕捉并提炼出普遍的人性观察与生命智慧。他既反对极端的激情与偏执,也揶揄虚伪的造作与虚荣,始终倡导一种节制、得体、宽容的处世态度。在艺术表现上,梁实秋并非进行枯燥的说教,而将哲理通过极其精准、幽默而又略带温厚讽刺的白描手法自然流露出来,他笔下的众生相与生活窘境,无不折射出其对人性的弱点深刻的理解与包容。

4.2 朱自清散文的情感与理性并重

朱自清的散文体现着情感与理性相得益彰的审美特质,作品在深沉的情感流露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含蓄而清醒的理性节制。他善于将浓烈的情感,如《背影》中对父亲复杂难言的爱与愧疚,《荷塘月色》中寻求超脱的淡淡喜悦与挥之不去的哀愁,

置于具体而微的生活场景与精细的景物描写之中,通过工笔白描般的客观笔触加以呈现,而非直露的宣泄。这种情感表达因理性的过滤而显得格外真挚、醇厚且富有克制的美感。同时,其理性并非冷峻的说理,而是表现为对情感经验的深刻内省、对时间流逝与生命无常的澄澈观照,以及在个人感怀中自然升华出的普遍人生况味。

4.3 余光中与哲学诗意的交融

余光中散文是其诗人气质与学者深邃视野的融合,展现出独特的哲学诗意。他将现代知识分子对时间、历史、文化认同的深沉哲思,注入充满敏锐感官印象与瑰丽意象的诗性语言之中,实现了感性 with 知性的高度统一。其散文常以绵密繁复的句式、精巧通感的修辞,营造出强烈的音乐性与画面感,但这一切形式之美均服务于其核心的哲学追问。如《听听那冷雨》中将故土文化的眷恋与时间流逝的怅惘凝结为“冷雨”这一意象,《记忆像铁轨一样长》篇目中对漂泊与归属的辩证思考,作者成功地将个人的文化乡愁与历史感慨,提升至对普遍存在困境的观照^[5]。在余光中笔下,诗意不再是情感的浅吟低唱,而是探索人生根本命题的途径;哲思也不再是抽象的推理,而是浸润着情感温度与审美光辉的领悟。

5 结语

散文以其自由的形式与凝练的内涵,逐渐成为哲学思想与文学价值交融的载体。通过对生命、处世、认知、审美的探讨,散文将抽象的哲思化为可感的生活体验与诗意表达。梁实秋、朱自清、余光中等作品实践表明,散文的魅力正在于以个性化的艺术语言,实现情、理、美的深度统一,为现代人探索存在意义、安顿心灵提供了文学与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

- [1]田种弟.文化传承、精神重建、文学疗愈——郭文斌散文的价值建构[J].牡丹,2025,(08):25-27.
- [2]刘培培.先秦诸子散文中的哲学思想与文学价值[J].青年文学家,2025,(08):139-141.
- [3]侯乃琦.当代散文诗的文学价值与审美意义[J].西部文艺研究,2024,(05):41-45.
- [4]成旭梅.场景化的时间哲学:小说的散文化与散文的小说化[J].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23,(47):7-10.
- [5]陈榆,蒋林欣.文情并茂,理趣相生——论余光中文艺批评观及其创作实践[J].华文文学评论,2022,(02):183-192.

作者简介:

冷本扎西(1989—),男,藏族,青海同仁人,陇东学院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文学博士,副教授,藏族文学。